

## 探索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乡村女性书写—— 以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为例

### Exploring Representations of Rural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Bi Feiyu's Novel "Corn"

د. معتز عبداللاه محمد عبدالله (\*)

#### Abstract

This study centers on Bi Feiyu's novel *Corn* as a primary text,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t literary theme of rural women's narrativ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Employing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hat combines close textual analysis with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e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rural women amid China's socio-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the evolution of their inner worlds,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ir roles within the social power structure.

The study begins by contextualizing the unique trajectory of rural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Bi Feiyu's literary corpus from a historical-literary perspective. It then utilizes narrative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three Wang sisters—Yumi, Yuxiu, and Yuyang—highlighting the intricate interrelations among their personalities, destinies, and societal roles. Drawing on multi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cluding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criticism, and gender politics, the research delves into the structural forces shaping the lives of rural women.

Ultimately, the literary value of *Corn* lies not only in its poignant portrayal of the existential dilemmas faced by rural women during modernization, but also in its implicit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gender hierarchies. The study contributes a novel interpretive dimension and a

(\*) مدرس بقس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آدابها، كلية اللغات والترجمة - جامعة الأزهر، القاهرة، مصر.

valua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 point for ongoing scholarship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eminist theory, and rural sociology.

**Key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rural women's narratives; Bi Feiyu; Corn; gender politics; social transformation

## صورة المرأة الريفية في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المعاصر رواية "الذرة" للكاتب الصيني "بي في يو" نموذجاً

### المستخلص

تُعَدُّ الكتابة عن صورة المرأة — بوجهٍ عام — من الموضوعات الرصينة في مجال النّقد الأدبي، نظراً لأهمية المرأة بوصفها العماد الرئيس الذي تُبنى عليه المجتمعات كافة. وتغوص هذه الدراسة في أعماق رواية الذرة للأديب الصيني بي في يو، إذ تُعَدُّ واحدةً من أبرز الروايات التي تناولت الكتابة عن المرأة الريفية في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المعاصر. تُسلط الدراسة الضوء على الظروف المعيشية، والتحوّلات النفسية، ومكانة المرأة الريفية في فترة تاريخية محدّدة، من خلال قراءة متأنية للنصّ داخل الرواية.

وتتناول الدراسة — بالتحليل — أسلوب السرد الذي استخدمه الكاتب في تشكيل صور المرأة، في ضوء النظريات الأدبية، إذ إنّ لكل كاتب أسلوبه السرديّ الخاصّ، الذي يُضفي على الشخصية النسائية رونقاً وبريقاً، يصنع من خلاله عالماً خاصاً وساحراً للقارئ، يجول فيه بين الزمان والمكان اللذين صنعهما الكاتب بأدواته الحكائية والسردية، ممتطياً صهوة خياله، المُرصّع بخيوط الحكاية، في ظلّ معطيات تاريخية وثقافية تخصّ المجتمع الصيني.

ويأتي هذا البحث في مقدّمة تُبيّن إطاره العام ومضمونه وأهدافه ومنهجه، ثم في المبحث الأول الذي يتناول حياة الكاتب ومكانة الرواية ضمن أعماله، ويتطرّق إلى التقليد الأدبي والسياق المعاصر للكتابة النسائية الريفية. ويعرض المبحث الثاني تحليلاً تفصيلياً لصورة الأخوات الثلاث عائلة "وانغ"، وهنّ: يومي، ويوشيو، ويوانغ، مستكشفاً سمات شخصياتهنّ، ومسارات مصيرهنّ، مصيرهنّ، وأدوارهنّ الاجتماعية. أما المبحث الثالث، فيتناول — بالتحليل — مصير المرأة،

وعلاقات القوة في المجتمع الريفي المتغير، ويعرض الخلفية الاجتماعية و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مفاهيم الثقافية وبنية السلطة بين الجنسين كما تظهر في الرواية. وأخيراً، تختتم الدراسة بخاتمة تُبرز نتائج البحث، والتي أظهرت بوضوح التحديات التي واجهتها المرأة الريفية في ظل تحولات العصر الحديث، كما كشفت عن عمق انشغال المؤلف بقضية المرأة الريفية، وتعبيره عن آمالها ومخاوفها، مما يُقدّم منظوراً جديداً وملهماً لدراسة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المعاصر بوجه عام، وصورة المرأة الريفية فيه بوجه خاص.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صورة المرأة،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المعاصر، الأديب بي في يو، رواية الدُّرة، التحول الاجتماعي

### 探索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乡村女性书写—— 以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为例 摘要

本研究以毕飞宇的长篇小说《玉米》作为核心文本分析对象，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重点探讨乡村女性叙事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通过采用文本细读与文化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研究系统性地考察了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时期乡村女性的生存境遇、精神世界的嬗变轨迹及其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的位置重构过程。研究首先从文学史维度梳理毕飞宇创作谱系中乡村女性书写的独特叙事脉络，继而运用叙事学分析方法，深入解析《玉米》文本中王氏三姐妹——玉米、玉秀、玉秧的人物塑造机制，揭示其性格特质、命运轨迹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复杂互文关系。基于社会史、文化批

判理论与性别政治的多维理论视角，本研究深入剖析了乡村女性命运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动因，指出《玉米》的文学价值不仅体现在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刻书写，更体现了作家对传统性别秩序的批判性思考，为当代文学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及乡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维度和理论生长点。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乡村女性叙事；毕飞宇；《玉米》；性别政治；社会转型

### 引言

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不断深化，乡村女性形象的文学再现已逐渐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场域。这一研究转向不仅涉及文学审美维度的拓展，更深刻触及社会结构再生产、性别权力关系以及现代性语境下的身份政治等核心议题。

### 研究框架与方法：

本文以毕飞宇的长篇小说《玉米》作为典型个案，运用批判性文本阐释方法，深入考察特定历史语境下乡村女性的生存样态、心理图式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建构机制。该作品凭借其精妙的叙事策略，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乡村女性形

象谱系，既呈现了个体生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挣扎轨迹，又折射出群体性的生存困境与主体性觉醒的复杂面向。

本研究聚焦于三个核心命题的学理探讨：其一，《玉米》中乡村女性形象的叙事建构机制及其在文本结构中的功能意义；其二，这些文学形象所映射的社会现实与性别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其三，乡村女性在结构性压迫下的生存策略与主体性建构路径。通过对毕飞宇叙事伦理的批判性分析，本文试图揭示《玉米》在乡村女性书写领域的突破性价值——该作品不仅以文学想象重构了乡村女性的生存史，更通过性别叙事参与了当代中国性别秩序的反思与话语重构。

### 研究意义：

既有研究虽已关注到乡村女性形象的历史嬗变，但多数成果仍囿于宏观社会文化分析，缺乏对文本深层结构、叙事策略及个体经验的微观阐释。鉴于此，本研究综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乡村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理论框架，采用文本细读、互文比较及历史语境化等研究方法，对《玉米》展开多维度的学理剖析。

### 研究价值：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在文学研究维度，拓展当代乡村书写的理论阐释框架；在性别研究领域

，提供本土化的女性生存叙事研究样本；在社会学层面，揭示乡村社会转型中的性别权力运作机制。这一跨学科研究路径，既是对既有学术脉络的批判性延伸，亦是对数字人文时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前沿探索。同时，本研究有助于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加深两国人民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增进友谊，并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 第一章 毕飞宇的文学创作与乡村女性书写

### 一、毕飞宇的文学创作历程

毕飞宇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创作始终保持着对人性深度的开掘与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照。自20世纪90年代登上文坛以来，他凭借独特的叙事美学与人文关怀，在当代文学版图中确立了鲜明的个人标识。早期作品《青衣》已显露出作家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而真正确立其文学史地位的，则是《玉米》三部曲（《玉米》《玉秀》《玉秧》）所构建的乡村女性史诗。这部作品通过玉米、玉秀、玉秧三位女性的人生轨迹，完成了对乡土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深刻书写。“毕飞宇对这三个平凡的女人一一展现。正如名字所蕴含的意味一样，成熟的玉米，正在成熟的玉秀，还有成长中的玉秧，这是一部女人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乡村到城市的奋斗史，更是一部人们从女人的斗争史。”<sup>1</sup>

从时间维度审视，《玉米》《玉秀》将叙事场景锚定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特殊历史语境，《玉秧》则延展至8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期。毕飞宇以乡村女性群体的命运沉浮为棱镜，

既观照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生存境遇，更揭示出传统乡土社会遭遇现代性冲击时的结构性嬗变。这种创作取向深刻体现了作家对人性与权力关系的持续思考：他始终致力于解构权力网络中的人性异化，既以精微笔触刻画个体生命轨迹，又通过人物命运投射时代症候。正如《玉米》中的同名主角，这个兼具传统伦理意识与权力欲望的乡村女性形象，既是千百万乡土女性的精神镜像，更是特殊历史时期权力场域中的人性寓言。毕飞宇通过玉米的人生起伏，将乡村女性在传统伦理规范与现代文明规训间的生存困境，转化为具象可感的精神图景。

## 二、乡村女性书写的文学传统与当代语境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皱一池春水，也搅动着中国乡村的千年沉疴。打工潮裹挟着青年奔向城市，土地流转催生新的生存博弈，旧式祠堂的香火渐弱，女人们头上的蓝布头巾却依然沉重。毕飞宇选择将镜头对准玉米家三姐妹，恰似在时代的裂谷中架起一座天平：秤盘一端是宗法社会残留的镣铐，另一端是现代文明投射的虚幻光影。小说通过玉米一家的生活变迁，展现了乡村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困境：她们既要面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又要应对现代化带来的冲击。这种双重压力使得乡村女性的命运更加复杂，也更具悲剧性。

这些裹着粗布衣裳的女性躯体里，跳动着超越性别的精神脉搏。毕飞宇没有止步于悲情叙事，他让玉米姐妹的遭遇成为棱镜，折射出权力结构如何像藤蔓般缠绕着乡土社会。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的遭遇，批判了乡村社会中根深蒂固

的性别歧视和权力压迫，这种穿透纸背的批判力量，让《玉米》超越了地域叙事，成为解读中国社会转型期性别政治的密码本。

### 三、《玉米》在毕飞宇创作中的独特性

《玉米》堪称毕飞宇文学宇宙里的一颗明珠，更是他深耕乡村女性题材的标志性成果。“《玉米》三部曲通过精准练达又富于哲理的语言，集中描写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的“奋斗史”，揭露造成女性命运悲剧的社会原因，展现出了理想与美的毁灭以及权力对人性的扭曲，借此拷问人性，反思社会现实。”<sup>2</sup>

《玉米》的创作语境植根于毕飞宇对乡土社会的历时性观察与系统性思考。作为其文学创作谱系中具有范式意义的文本，该作品通过建构玉米、玉秀、玉秧三位女性角色的命运叙事，深刻揭示了乡土女性在传统宗法秩序与现代性转型的张力场域中所面临的生存悖论。这种对女性主体性的深度书写，使《玉米》在毕飞宇的创作体系中形成了独特的阐释空间。正如学界所指出的“《玉米》是毕飞宇书写女性形象的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sup>3</sup>

在文学创新维度上，该作品实现了对乡村女性叙事范式的突破性重构。主人公玉米的形象建构彻底解构了传统叙事中“被动他者”的刻板认知，其主体性呈现为一种荒野叙事中的韧性存在——在结构性压迫下展现出具有现象学意义的生命强度。作家通



过微观叙事的书写策略，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捕捉主体在规训机制下的微观抵抗实践：包括夜间叙事场景中的生存智慧、权力缝隙中的策略性周旋等，这些具身化的抵抗书写使乡村女性形象获得了超越文本的阐释学深度。这种对主体复杂性的辩证呈现，结合叙事结构的创新性实验，使《玉米》成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性别书写的典范性研究文本。

## 第二章 小说《玉米》中的乡村女性形象建构研究

从文学社会学的视角考察，《玉米》的叙事装置犹如一套精密的解剖学仪器，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拓扑结构进行了深度解构。在文本的符号系统中，王氏三姐妹——

玉米、玉秀、玉秧的形象建构具有典型的社会学意义，她们分别以差异化的主体实践，映射出转型期中国乡村女性在存在论层面的生存困境、命运抉择与精神图景。本章将运用性别研究理论框架，从主体性建构、命运叙事、社会角色实践三个分析维度，探讨文本如何通过三重镜像叙事，实现对乡土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再现。

### 一、主体性建构：多元性格矩阵中的女性群像

#### 1. 玉米：坚韧与妥协的交织

毕飞宇在《沿途的秘密》里曾写下这样的喟叹：“中国女性特有的韧性使她们在做出某种努力的时候，自身洋溢无力回天还挣扎、到了黄河不死心的悲剧气氛。她们那种抑制感，那种痛，那种不甘，实在令人心碎。”

<sup>4</sup>这话仿佛就是为玉米量身定做的判词。作为王家大姐，她像棵被风雨压弯了腰的老槐树，既要在父亲倒台后撑起摇摇欲

坠的家，又要在男权社会的夹缝里为全家谋生路。正如研究者所说，“作为女性，玉米丧失了母性意识，她也在一步步地争权夺势中丢失了女性尊严，但不可忽视的是，玉米在生活中表现出坚忍的性格特征。”<sup>5</sup>

学者陈娜曾尖锐指出：“女性特有的韧性所表现出来的隐忍而坚持、以柔克刚、坚韧不拔在困境面前不堪一击，最后这些女性的结局无一例外是陷入了苦难的循环。女性以自身韧劲面对困境的结局都是悲剧。这种悲剧的结局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女性生存的困境，引起人们的反思，促进人们为男女平等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sup>6</sup>这个聪明能干的姑娘，硬是把自己活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照顾疯癫的母亲，拉扯年幼的弟妹，连父亲留下的烂摊子都得她来收拾。

玉米的坚韧性不仅体现为对家庭伦理责任的具身化实践，更展现在其对命运叙事的能动性重构中。当婚姻这一社会制度被异化为阶级流动的象征性资本时，她策略性地选择与权力结构共谋，通过身体政治的让渡换取家族安全与社会资本的积累。这种坚韧与妥协的辩证统一，构成了玉米主体性中极具张力的生存智慧——

其性格的复杂性正体现在对父权制规则的战术性运用中，而非简单的反抗或屈服。

## 2. 玉秀：纯真与悲剧的碰撞

作为玉米的镜像对照，玉秀的性格矩阵以纯真性为核心能指，其主体建构始终笼罩在浪漫主义爱情话语的乌托邦想象中。然而，这种前现代的主体性预设遭遇了暴力现实的祛魅：性侵犯事件不仅构成肉体创伤，更彻底瓦解了她的象征秩序。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入侵导致其精神世界的结构性崩溃，而王家庄的污名化机制则进一步将其推向生存的边缘。

她的出走行为并非解放性实践，而是从一种规训空间向另一种权力网络的逃逸——

投奔姐姐玉米后，她被迫进入更为残酷的生存政治场域，其纯真性最终成为悲剧性命运的症候性表达。

她和姐姐之间的斗争水火不容，如果说玉米为生存而放弃了婚姻，选择做郭家兴的填房，玉秀为生存所做的挣扎却是建立在虚无的爱情之上。她的女性意识比玉米更为强烈，她希望通过爱情占有生存领地，但是聪明伶俐、漂亮的玉秀却被生活和爱情蒙住了眼睛，使她在生存之争中失去了选择的能力，她最后只能在玉米的骂声中生下儿子。应该说，相比于玉米，玉秀更为可爱而令人同情。如果说玉米的结局带点自虐性质，那么玉秀则完全是被动地承受生活施加在她身上的种种不幸。玉秀一出场，就注定了被钉在命运的十字架上，她的选择不是婚姻或出走，而是生与死。对于乡村女子玉秀来说，她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玉秀最可贵的地方就在她即使如此，仍在对命运做着无意识的抗争。她的悲剧相比玉米对权力欲望的追逐，更具有社会的、历史的因缘，是社会男权伦理制度造成了她的悲剧，玉秀在命运的洪流之中完全是身不由己。她自己救不了自己，试图依靠别人也救不了自己。只能在人生的苍茫之中沉浮。

### 3. 玉秧：叛逆与迷茫的探索

《玉秧》被认为是三部曲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部，毕飞宇也有类似的想法：“《玉秧》是我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虽然《玉秧》没有《玉米》那样的影响力，但是，对我而言，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玉米》，甚至更重要。”<sup>7</sup>

玉秧，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这让自己的大姐玉米深感骄傲。作为王家最小的妹妹，她的性格中充满了叛逆与迷茫。她不像玉米那样坚韧，也不像玉秀那样纯真，她有着自己的思想与追求。然而，在当时的乡村社会中，她的叛逆与迷茫却找不到合适的出口。她试图通过读书、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玉秧这样的女孩，就像春耕时节玉米田里新发的幼苗，一茬茬冒出来，毫不起眼。她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就藏在我们触手可及的生活褶皱里——

教室后排永远低垂的头颅，操场边缘无人注目的影子，连粉笔灰都懒得光顾的透明存在。直到某天被传唤到治安办公室，那个总把“维护校园秩序”挂在嘴边的魏主任，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私欲，荼毒学生心灵。

学校的教育以及管理环境使得玉秧的心灵逐渐扭曲变形，她走过的路更加的黑暗逼仄，她的意识依附在了权力上，靠学校的一点管理权来满足自己变态的内心。玉秧的性格特征，既体现了乡村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困惑、迷茫与挣扎，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教育与发展的限制。

## 二、命运轨迹：时代背景下的女性生存状态

### 1. 权力结构与性别关系的交织

在《玉米》构筑的乡土社会场域中，权力秩序与性别政治形成复杂的互嵌关系。男性群体作为传统权力网络的操盘者，通过制度性安排与文化规训，构建起严密的女性生存框架。这种结构性压迫如“无形的穹顶”笼罩着女性群体，使其在命运抉择中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正如林幸谦在《女性主体的祭奠》中说：“在中国的宗法父权社会里，女性在‘天、阳、乾、君、父’等宗法象征主体下，即被定义为附属于男性的他者概念之下。”

<sup>8</sup>他者的身份规定了女性只能是男人们建构历史的“陪衬物，是胜利者的垫脚石和鲜花，是失败者的眼泪和殉葬品。”

<sup>9</sup>王氏三姐妹的生命轨迹恰似三棱镜，折射出不同面向的性别困境：玉米以婚姻为筹码进行生存博弈，实则通过权力联姻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玉秀遭受性暴力后的司法救济缺位，暴露出基层社会性别保护机制的失能状态；玉秧的求学之路屡遭现实掣肘，则映射出特定历史时期乡村女性发展权的制度性缺失。“权力置于女性，无异于笼罩与她们头顶的阴霾，她们没有能力左右和改变命运，不得不顺从与男权社会的引导和权力的支配。不管是玉米、玉秀、玉秧，还是王家庄的妇女、城里的小唐等，都是禁锢于权力的牢笼中，无法超脱。”<sup>10</sup>

## 2. 时代变迁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作品将叙事时空锚定于20世纪70—

80年代的社会转型期，透过个体命运书写展现乡村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玉米的婚姻策略虽具功利色彩，却暗含对既有权力结构的策略性运用；玉秀在自杀未遂后的生命韧性，恰是苦难境遇中主体意识觉醒的具象化呈现；玉秧执着于知识改变命运的追求，则彰显着突破阶层固化与性别桎梏的双重突围。这些女性形象构成完整的精神谱系：从被动承受到策略性反抗，从生存本能到价值追寻，其觉醒轨迹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形成深刻互文。毕飞宇以精微的叙事笔法，透过玉米、玉秀、玉秧等典型形象，勾勒出乡土中国女性在时代裂变中寻找主体位置的生存智慧。

正如研究者所总结的：“《玉米》三部曲中的玉米、玉秧、玉秀、都是个性鲜明、情感细腻的女性角色，毕飞宇用其细腻精湛的手法刻画出不同女性角色的内心活动、细腻的感情、在纠结与矛盾中寻找着女性的生存空间。用权利包裹和引领者自己的命运走向，在这一个个角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显现。”<sup>11</sup>

### 三、社会角色：多重身份下的女性定位

#### 1. 家庭场域中的结构性担当

在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女性始终扮演着家庭伦理网络的核心节点。王氏三姐妹的个体生命轨迹，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这一文化范式。作为家庭再生产系统的实际操持者，她们既承担着代际抚养的伦理责任，又履行着物质再生产的现实职能，这种双重角色在父权制家庭体系中构成了隐性的生存契约。特别在家族权威坍塌的危机时刻，长女玉米通过主动承担教养责任、重构家庭经济秩序等具体实践，完成了从“被庇护者”到“庇护者”的身份转换，其个体牺牲实质上是乡土社会性别分工的微观投射，更是传统性别秩序内化于个体的生存策略。

#### 2. 公共领域中的主体性突围

当我们将观察视角从家庭私域转向公共空间，三姐妹的社会参与轨迹呈现出更具张力的诠释空间。在乡村权力网络中，女性始终处于符号化存在的边缘地带，其主体性表达受制于宗法制度与性别规范的双重规训。这种结构性困境在玉米的政治联姻策略中具象化为工具理性选择——

通过婚姻资本置换社会资源，折射出底层女性突破阶层壁垒的艰难尝试；玉秀的生存实践则揭示了边缘群体互助网络的重要性，其职场转型依赖的亲属庇护关系，本质上是对正式制度缺位的适应性补偿；而玉秧的教育投资行为，作为个体现代性诉求的集中表达，构成了对传统性别脚本的温和改写。三位女性在资源分配、权力获取、社会认同等维度展开的不同路径探索，共同勾勒出乡村女性突破社会规训的三种可能范式。

这种家庭/社会的角色张力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构成了理解乡土女性生存境遇的辩证维度。王氏三姐妹的生命史研究，为透视特定历史时期乡村性别秩序提供了典型样本，揭示了传统与现代性交织语境下，中国乡村女性在结构约束与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动态平衡。

### 第三章

#### 《玉米》中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女性命运与权力关系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玉米》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中国乡村女性的生存图景，其价值不仅止于个体命运的书写，更在于通过女性群体的生命史，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本章拟从社会历史语境、文化观念嬗变及性别权力结构三个维度，解析作品如何以女性命运为棱镜，投射出更为深广的社会文化镜像。

##### 一、社会历史背景：文革时期的乡村社会

《玉米》的叙事根系深植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乡土，这一时段恰值十年动乱的历史余波期。当城市政治运动的浪潮渐趋平息，广袤乡村却成为意识形态震荡的最终承接地。这场政治地震不仅撼动了传统农耕文明的根基，更在权力真空间隙中催生出畸变的乡村生态。

在基层治理体系重构过程中，传统宗法秩序遭遇解构性冲击。原本维系乡村共同体的伦理纽带被暴力撕裂，村级权力出现异化膨胀——

村支书的权柄突破制度性约束，在权力真空地带形成非规范的治理场域。这种权力结构的畸变直接导致乡土治理的失序状态，为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埋下结构性伏笔。

经济维度的贫困陷阱构成女性生存的底层逻辑。在集体经济瓦解与家庭联产承包制萌芽的历史断层中，乡土社会陷入普遍的物质匮乏。女性群体作为经济依附群体的典型样本，其生存资源完全依附于男性亲属网络，既无独立经济能力，更遑论财产支配权利。这种结构性贫困犹如液态牢笼，将乡村女性禁锢在温饱线上的生存博弈中。

教育资源的城乡分野则形成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壁垒。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乡村教育始终处于资源分配的末端，而“妇德高于才学”的传统观念更将女性排斥在知识体系之外。当城市女性开始争取教育平等时，乡村少女仍在田间灶台重复着前现代的生活范式。文盲率的居高不下不仅造成认知能力的代际剥夺，更在现代化进程中将其推向社会边缘，形成难以挣脱的贫困循环。

## 二、文化观念：传统与现代的交织

《玉米》中的女性群像塑造，本质上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观念的具象化呈现。当父权制度遭遇现代性启蒙，传统伦理与新兴意识的碰撞，构成了乡村女性命运的文化底色。



在宗法社会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中，男性始终占据着权力谱系的核心坐标。乡村社会犹如一部精密运转的父权制度机器，男性是动力装置，女性则被默认为传动齿轮。这种文化惯性在乡土场域展现出惊人的生存韧性，王氏三姐妹的生命轨迹恰似机器运转的三个节点，始终围绕男性权威的轴心运转。她们的社会价值通过男性视角的凝视得以确认，个体主体性在宗法伦理的天平上被持续消解，自我意识如同风化岩画，在岁月侵蚀中渐次模糊。

但现代性启蒙的曙光已悄然穿透传统壁垒。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女性独立意识开始渗透乡村肌理，在《玉米》的叙事空间中，王氏姐妹的命运轨迹既是对传统规训的被动承受，也是对现代性可能性的主动探索。她们对情感自主的追求、对知识赋能的向往、对命运桎梏的抗争，无不彰显着现代观念对乡村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层介入。

毕飞宇通过王氏姐妹的命运浮沉，揭示出文化转型期乡村女性的生存辩证法：在守成与突破的张力中，在顺从与反抗的辩证里，她们以特有的生命韧性书写着属于那个时代的女性史诗。这种书写既是对父权文化的深刻反思，也是对现代性困境的敏锐洞察，最终在历史褶皱中镌刻下女性群体的生存印记。

### 三、性别权力结构：乡村女性命运的深层原因

性别权力结构是影响乡村女性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乡村社会中，性别权力结构往往呈现出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特点。这种权力结构不仅体现在家庭与社会之中，也深深植

根于人们的文化观念与心理认知之中。“权利是一种习惯，无论对于权利的支配者还是权利的被支配者，当人们习惯了支配与被支配时，权利便达成了一种社会稳定状态，人们也就默许了这种权利。”

<sup>12</sup>因此，小说中“正值青春年少的三姐妹本应该享受明媚的阳光和甜蜜的爱情，但在那个政治话语权就是一切，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和个人空间遭到严重挤压的时代里，她们的命运被时代倾轧、被权力玩弄，她们的爱情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为了生存、自由和尊严，她们用身体、灵魂向命运宣战，以“肉搏”的方式来对抗现实，但无一幸免走向失败。”<sup>13</sup>

《玉米》中呈现的乡村性别秩序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父权制压迫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女性的身体与劳动被异化为双重客体：

#### 1. 家庭场域中的性别政治

—

身体政治学：女性的子宫被建构为家族延续的“生产工具”，其生育功能成为可被男性家族交换的“生物资本”。

—

空间囚禁：厨房、卧室等“女性空间”构成福柯式的规训场所，而堂屋、田地等“男性空间”则象征着权力中心。

—

沉默的辩证法：女性的话语权被系统性地剥夺，形成“被消音

的主体性”，仅有通过身体症状（如玉秀的精神崩溃）才能实现扭曲的表达。

## 2. 社会场域中的结构性暴力

—

制度性排斥：在政治参与、土地继承等关键领域，女性遭遇“玻璃天花板”的隐形压迫，被永久固定在社会结构的底层。

—

文化阉割：通过“贞节牌坊”等符号暴力，女性被规训为自我审查的主体，将父权规范内化为“超我”的惩戒力量。

—

经济依附：劳动分工的性别化使女性陷入“贫困的困境，经济自主权的丧失导致其永远处于“未成年的法律地位”。

## 3. 抵抗的微观政治学

值得注意的是，《玉米》中的女性并非完全被动：

—

玉米的生存智慧展现了德塞托所说的“弱者的战术”，在体制缝隙中寻求有限的自主性。

—

玉秀的疯狂可解读为对性别暴力的扭曲反抗，其精神崩溃实质上是主体性对压迫的终极抗议。

—

玉秧的婚姻选择揭示了乡村女性在“被规定的命运”中仍保有的微弱主体意识。

## 4. 交叉性压迫的维度

这种性别压迫与其他压迫形式交织：

—  
阶级的枷锁：贫困加剧了性别从属，农村户口限制了向上流动的可能。

—  
代际的复制：母亲将压迫性的性别规范传递给女儿，形成“创伤的世代传递”。

—  
城乡的落差：城市现代性的诱惑与乡村传统的禁锢构成撕裂性的张力。

这一分析表明，乡村女性的边缘化是多重权力矩阵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真正理解她们的处境，必须采用交叉性的分析框架，考察性别如何与阶级、地域、世代等因素相互建构。只有通过这种多维度的透视，才能突破单一的受害者叙事，看到乡村女性在压迫下的复杂生存策略和微弱但坚韧的主体性光芒。

有研究者指出，这种性别权利结构的根源，“首先，时代背景使然，以男性为中心的伦理社会早已生成体系，深入人心。其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宗法制”根深蒂固，“男尊女卑”具有历史渊源。最后，女性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其中包括生理弱点以及由此导致的心理偏差。”<sup>14</sup>

## 结语

《玉米》中那些在乡土褶皱里辗转腾挪的女性身影，早已挣脱文字的桎梏，化作一面棱镜，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乡村肌理中盘根错节的生存密码。毕飞宇笔下的乡村女性书写，绝非浮光掠影的市井图鉴，而是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时代病灶与文化沉疴的叙事手术。

当我们循着作者布设的叙事经纬，在集体化浪潮的余波、宗法伦理的残影、性别权力的暗流间穿行，方能触摸到文本肌理下涌动的深层脉动。那些被命运推搡着跌撞前行的乡村女子，既是父权制度下沉默的注脚，亦是觉醒火种最早的携带者——

她们在灶台与田垄间吞咽的苦涩，在婚嫁与生育中承受的规训，在沉默与抗争间撕开的裂隙，共同编织成一部未完成的乡村女性史诗。

这部作品的价值，恰在于它既是一面照妖镜，映照出传统性别秩序中权力结构的狰狞面目；又是一扇瞭望窗，透过乡村女性被遮蔽的生命体验，折射出整个乡土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与新生。

- <sup>1</sup> 刘亚娟. 走不出的命运之门——  
毕飞宇小说《玉米》中女性命运解读[J]. 名作欣赏, 2018, (17):166.
- <sup>2</sup> 冷倩玉. 毕飞宇笔下的乡村悲剧女性形象分析——  
以《玉米》三部曲为例[J]. 作家天地, 2022, (03):1.
- <sup>3</sup> 陈慧娟. 毕飞宇小说《玉米》中的女性形象分析[J]. 长江小说鉴赏, 2024, (27):31.
- <sup>4</sup> 毕飞宇:《沿途的秘密》, 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 第32页。
- <sup>5</sup> 范琴, 时曙晖. 毕飞宇《玉米》中玉米形象的解读[J]. 长江小说鉴赏, 2024, (02):39.
- <sup>6</sup> 陈娜. 论毕飞宇小说女性形象的韧性特征[J]. 名作欣赏, 2021, (05):115
- <sup>7</sup> 毕飞宇、张莉:《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 第328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 <sup>8</sup> 林幸谦. 女性主题的祭奠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66页.
- <sup>9</sup> 林丹娅.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233页.
- <sup>10</sup> 姜艳艳. 女性与权力——  
浅谈毕飞宇的小说《玉米》[J]. 青年文学家, 2016, (27):38.
- <sup>11</sup> 张云昭. 论毕飞宇小说《玉米》中的女性书写[J]. 青年文学家, 2021, (06):20.
- <sup>12</sup> 艾春明. 毕飞宇小说创作研究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
- <sup>13</sup> 董瑞鹏. 迷失在权力漩涡中的女人——  
论长篇小说《玉米》中“玉米”形象的塑造[J]. 安康学院学报, 2018, 30(02):50..
- <sup>14</sup> 牟东宝. 命运的循环: 毕飞宇《玉米》系列中的女性悲歌[J]. 长江小说鉴赏, 2024, (07):26.

### 参考文献

- [1]刘亚娟. 走不出的命运之门——  
毕飞宇小说《玉米》中女性命运解读[J]. 名作欣赏, 2018, (17):155-157+166.
- [2]冷倩玉. 毕飞宇笔下的乡村悲剧女性形象分析——  
以《玉米》三部曲为例[J]. 作家天地, 2022, (03):1-4.
- [3]陈慧娟. 毕飞宇小说《玉米》中的女性形象分析[J]. 长江  
小说鉴赏, 2024, (27):31-34.
- [4]毕飞宇:《沿途的秘密》, 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 第32页  
。
- [5]范琴, 时曙晖. 毕飞宇《玉米》中玉米形象的解读[J]. 长江  
小说鉴赏, 2024, (02):39-43.
- [6]陈娜. 论毕飞宇小说女性形象的韧性特征[J]. 名作欣赏, 20  
21, (05):113-116.
- [7]毕飞宇、张莉:《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 第328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
- [8]姜艳艳. 女性与权力——  
浅谈毕飞宇的小说《玉米》[J]. 青年文学家, 2016, (27):38  
-39.
- [9]张云昭. 论毕飞宇小说《玉米》中的女性书写[J]. 青年文  
学家, 2021, (06):20-21.

- [10]毕飞宇. 玉米·法文版自序[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 [11]董瑞鹏. 迷失在权力漩涡中的女人——  
论长篇小说《玉米》中“玉米”形象的塑造[J]. 安康学院  
学报, 2018, 30(02):50-53.
- [12]牟东宝. 命运的循环：毕飞宇《玉米》系列中的女性悲歌  
[J]. 长江小说鉴赏, 2024, (07):23-26.
- [13]林幸谦, 女性主题的祭奠 [M]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4]林丹娅.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 [M]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5]艾春明. 毕